

王哲珠◎著

座村庄的变迁图 两代乡人的心灵史

老家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

一座村庄的变迁图 两代乡人的心灵史

老寨

王哲珠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寨 / 王哲珠著. —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3.2
ISBN 978-7-5493-1761-5

I. ①老…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3403 号

老寨

王哲珠 著

责任编辑	邱建国
文字编辑	李智慧
封面设计	杨 青
排版制作	邓娟娟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政编码	330046
总编室电话	(0791)88504319
编辑部电话	(0791)88595397
发行部电话	(0791)88517295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江西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60 千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3-1761-5
定 价	33.80 元

赣版权登字-07-2013-7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老寨

CONTENTS

前 章	作为一个寨子,我老了	001
第一章	丧事	003
第一节	祠堂又要挂起白帐布了	004
第二节	那天是中秋	039
第三节	“啪”的一声,拦腰断了	070
第二章	喜事	085
第一节	老市床顶板那对鸳鸯	086
第二节	笑意忘在嘴角眉梢	093
第三节	闹沉下去了,浮起一层轻软的静	103
第三章	心事	130
第一节	只往前想,不往回想	131
第二节	黄昏,凡常而美好	181
第三节	绕着绕着就没了背影	235
尾 章	人,真是说不定的	272



前章

作为一个寨子，我老了



老去一个寨子，便是老去一段光阴，老掉一个故

事，悲喜化成记忆，记忆化成蛛丝。蛛丝横着，竖着，

网着，再没有是与非、希望与绝望。



作为一个寨子,我的年岁不算大,但我老了。我这样说时,心平气和,无悲无喜。我很清楚,如今不比从前,人世间的一切都鼓了说不清道不明的风,哗哗啦啦地飘。风呼呼地喊,快,快,快。人世间的脚步便啪啪地快了,往前赶,虽然不清楚那么快做什么,也不清楚这声音从何而来。

作为一个寨子,我老去是因为缺了人的影子,没了日子的烟火气,所以,我的日子也丢了。没有了日子,我一下子从生活里退出来,一夜之间老去。

我老了。屋墙斑驳,青苔干褐成我满脸的老年斑;巷面石板松动,是我老去的牙;窗口蛛丝乱网,屋门铁锁爬锈,全变成寂寞,一片一片地爬满我的全身;风从我的巷子间穿过,呜呜地,又空洞又沉闷,我就知道我的声音已经苍老。

我还在继续老去,像那幅开满茉莉的画。我记得多么清楚,那些茉莉刚刚从笔端流泻而出,开放在画纸上的时候,饱满如晨露,芳香四溢。如今,那幅画挂在那个窗口边,和墙壁一样面目苍黄,和我一样安静如尘。

我还在继续老去,像静坐于门槛边的秋柳。秋柳初入寨门的日子,几乎触手可及。那时,秋柳脸面灿烂着一层浅笑,如初绽的茉莉,精致得让人心疼,整个溪里寨的日子为之微颤。如今,她坐在那,看晨光从井边爬到她无力的脚面,任暮色落在松皱的颊边,和岁月一样漠然,和我一样静候岁月。

我老去,我也新生。当我作为一个寨子老去时,作为一种记忆,我复活了。

我退出了生活,我进了记忆,我在岁月里又有了新的轮回。不都是这样的么?岁月里有多少这样的轮回,所有的轮回串连起来,又加长了岁月。

没什么可悲的,也没什么可喜的。

丁亦洲白斌莊要又堂卧 廿一第

第一章

丧事



老寨的丧事是一个点，发亮，灿色的光以线形发射，每一根线纠缠了老寨的灵魂，期冀与慨叹，牵蔓成网，网弯曲、交错、环绕、闭合，开始有形有状，立体成老寨的样子。在老寨的丧事里，某些事结束了，某些事开始了。这件人一生中最为重大，又最为无关的事情，老寨记住了。



第一节 祠堂又要挂起白帐布了

树春去世了，秋柳没有哭。发现树春面容怪异的时候，秋柳立即转身去盛饭。树春胸口的血就是在秋柳转身时爆开，漫流至全身肌肤的。树春走了，树春的阿妈也走了，寨子送走了两个亡灵。

1

那天，和平日没什么两样。喜月听到阿妈秋柳起床的声响，伸手去床头摸外衣。

秋柳淘好米，刚起火，喜月就下床了。喜月用手背揉着眼皮，坐到灶前，接过阿妈手里的草点起火。灶膛里燃起来，喜月的脸面光亮了一层。

渐渐地，天井的晨光也有了亮色，喜宇起床了。喜宇的事是打开鸡笼，放鸡喂食。

饭熟了，喜月放下搅粥的饭勺，趴在猪食桶边拌猪食。喜宇坐在门槛上喂好了鸡，秋柳也捞好了咸菜和乌榄。

喜云还睡着，喜云从不这样的。烧饭期间，喜月已摸到帐里喊了几次，她只是嗯嗯着，含含糊糊地，没有起身的意思。这时，喜宇扔了鸡槽，爬上床捏她的鼻头，挠她的脚心，她只朝里翻了个身，再摇她，又睡死了。喜月望着阿妈，眉头带了惊恐，喜云病了？秋柳说，可能昨天太累，让她再睡一会儿。

阿爸也未醒。喜字满脸茫然。

这就真怪了。这几年，阿爸一直睡得很少。阿爸说整日不是半靠就是躺，身子没怎么动，不渴睡。他总是家里最晚睡，又最早醒来的一个。今天，喜月他们忙了这么长时间，碰出这么大声响，也没吵醒阿爸。喜月几次走近床边，伸长脖去看阿爸。阿爸头稍向里偏着，睡得很沉。喜月便悄悄走开，踮了脚尖，阿爸难得睡这样香，她不忍心喊醒他。

饭上桌了。秋柳就说，喜字，喊你阿爸醒来，洗脸吃饭了，吃完后再睡也好。喜字应了一声蹦过去，摇晃阿爸的胳膊，阿爸，阿爸，日头进屋了，晒屁股了。

树春身子不动，被喜字一阵摇晃，头晃过来，紧闭着眼睛，紧闭着唇，睡得沉沉的。“啪”的一声，秋柳立在灶前，勺子掉回锅里，她看见了树春那张脸。她扑过去，摸树春的脸，脸上一层冰凉猛地把她弹开。秋柳灰了脸，抖着脚往床前拖身子，抖着手，在那脸上又摸一下。这一摸，她整个人就像一摊泥，软在床前……

树春走了。没有死在高高的脚手架下，也没有死在外乡的酒店。他死在自家暖暖的床铺上，可以堂堂正正地进祠堂。寨里人说，这算不幸中的大幸了。树春的死，寨人都说，那是睡死过去的，一个人那样连着躺几年，动也不动，身上的东西能不坏？好好的人，平日有个感冒发烧的，床上躺一两天人也乏软。就连铁做的锄头，试试看，闲放它几年不用，柄子烂了，铁也锈了。

树春死了，秋柳没哭。

秋柳的头发乱着，衣裤皱着，眼白网着红丝，料理树春的后事，奔进奔出地不出一声。当然，她自己没法安排。一切由顺老伯安排指挥，秋柳只干人家要她干的活。手脚没有一刻停下来，忙得都不知道她在忙些什么。阿婶阿姆们“唉唉”地叹气，说秋柳，你别乱忙了，跪到棺前去，好好号一番，泪好好地流出来，身子就通了。秋柳不哭，还是忙，团团转地找事做，抹桌子、烧火、劈柴、扫地、择菜……赶命一样的。

看秋柳疯疯地忙，她这几年过的日子突然被提起来了。

2

几年前那天，那个消息传来的时候，寨里人就想，祠堂又要挂起白帐布了，恐怕。

这天，日光如常。夕阳半坠在寨前青绿色的塘面上，日光如常地退出寨子，留



下余晖的背影。夕阳的背影又柔和又安然，它并不知道今天的不如常。不如常是因为一个消息，不如常地在寨里传着，公开地隐秘着。不知哪张嘴是消息的源头，反正是传开了，一个人一个人地传过去，如一缕奇异的气味，无声无息又无处不到。

荷锄归来的男人未及摘下汗湿的草帽，便喊住另一个挑柴草的汉子，神情严肃，两顶草帽凑到一起了，嘀咕声在草帽下沉闷地压抑着；凑在井沿的女人，一头发凌乱着整天的忙碌，边洗洗刷刷边咬耳朵；囡仔（注：孩子）在巷里乱闯，端着饭碗，莫名地兴奋，莫名地恐惧，传播着大人遗漏下来的只言碎语，又迷惑又骄傲。言语零零碎碎的，碰碰撞撞，飘来飘去，搅成一股风，隐蔽而强劲。众多言语的互补，串起一个成形的有细节的事实：林树春出事了，摔下来了，从脚手架上，城里的脚手架。据大人说，那架子了不得的高，如果能保住命也是了不得的。

于是，都点头又摇头，摇得坚信而沉重，坚信的是林树春的命保不住了，沉重的是林树春的命保不得了。更沉重的是，这是凶死的，人不得寨门。祠堂里的白帐布虽也能挂上，但人躺不到白帐布后。不入寨门就算不得归了家，灵魂难安。

关于林树春那个破败的家，关于这两年稍稍缓过劲的起色，从寨里人的叹息里牵扯出来，丝丝缕缕，绵绵不断，扭成团，绞成结。所有的陈述，在林树春由半空摔落的想象里戛然而断，突兀的反弹颤得胸口发疼，女人的眼眶红湿了。女人的眼泪，有男人见不得，吼了一声：“只会抹眼泪。”女人，看能帮上什么才是正经。

大家齐齐把这消息瞒住林树春的阿妈。除了农忙，寨里人第一次这样心照不宣。除了林树春的阿妈，这事谁也瞒不过去。自几年前老人的双眼失去所有亮色，老人的脚步也畏惧了巷子的石板面，再未出过门。瞎了眼的老人也算半聋了，忍忍，只要忍忍，这事就过了，老人是能不被这事弄伤的。

寨里人能给老人罩层壳，对秋柳婶却爱莫能及。眼看着她仰脸站在风口，随风去拍去推去扫。挺着吧，这是命。

叹命的人们这才想起林树春还有个家的，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想起许久没看到那站在风口里的女人。秋柳婶呢？脚步随着话一点点聚在一起，慢慢地，方向感越来越明晰：林树春家，寨子一角。议论声嚶嚶嗡嗡，沉重的，怜悯的，结成灰暗的一小块，从天上掉落，拼接粘连，成片的时候，夜就来了。灰暗里，一个汉子落在人群之后，跟了两步，然后转身，按按草帽，按得高瘦的身躯往矮里一弯，脚步惊吓般地顿了顿，大步走向寨子另一角，头勾成沮丧的半弯形。

高瘦的汉子前脚跨入门槛，一个影子冲出来，小小的，带着风，正顶在汉子的胸口处，顶得又急又重，汉子门槛外那只提起来的脚“啪”地落回去。伸手拧住影

子，汉子狠狠地摇晃。

“溜子，”汉子说，“天黑了，不在家，去哪？”溜子抬头，一阵恍惚。习惯了阿爸平日的笑眉笑眼，今天猛见他这种脸色，溜子想，阿爸的脸怎么有了白天黑夜？

“阿爸……”舌头打旋，溜子在阿爸夜一样的脸色前结巴了，“我……我，去喜月家看看，去看喜月怎样了。都说她阿爸跌……跌了跤……”

“去吧，”手一软，头一垂，溜子阿爸的声音突然失了质量，飘浮起来。他朝溜子无力地挥挥手，闷闷地说，“回来再和我说说……”话的后半截，声音低成默然，只听见拖着脚进屋的声响。阿爸说话一向带着笑的，今天一会儿是打雷一会儿是下毛毛雨，怎么了？跑出门的溜子，还在阿爸忽轻忽重的音调里错愕。反正，今天的阿爸不是平日的阿爸，阿爸说话不打哈哈了，溜子不习惯。

3

林树春家大门洞开，寨里人是从那团特别浓稠的黑辨别出来的，夜色都落到林树春屋里了，那团黑拥挤到门槛边。

走近了，有母猪嗷嗷地撕咬那团黑，有鸡咯咯地在黑里冲撞。囡仔吸着鼻涕的呜咽声，躲在厚重的黑里，低低的，怯怯的。几个女人在黑里摸索磕碰，天晓得是怎么摸着火柴点上灯的。秋柳婶不在，屋内的凄惶在昏黄的灯光里依次呈现。母猪拱着石槽绕猪圈打转，几只鸡半飞半跳，撞掉了灶台上的勺子，带歪了锅盖。喜月缩在一把黑乎乎的椅子上，睁着眼睛，一动不动。阿妹喜云和阿弟喜宇蜷在屋角，相靠着，分不清晰断断续续的呜咽声是鼻子还是嘴巴发出来的。灯光和众人的影子提醒他们抹了一把鼻涕，停了呜咽。接着就睁圆眼睛，接着就发呆。把无措和迷惑毫无保留地摆在那，日子好像突然断了，没有人告诉他们该怎样接起来，怎么落脚迈下去。

等一个大人问起“吃过饭没有”，哭声猛地炸开来，突兀而清晰，好像才明白原来接着应该痛快哭出来的。哭就是回答。

但大人们还是转向喜月，问：“吃过没？”喜月眼睛还那样睁着，不哭不闹，斜盯住门框上一个点，好像那有什么罕见的东西。顺她的眼光看去，门框上什么也没有，她是什么也没看。这囡仔，你是大姐。最要紧的时刻，少芬老婶明智地放弃了无力的安慰，给这个无措的囡仔丢了责任。她责备着：“也不晓得弄点吃的给弟



妹塞肚皮？还要给你阿嬷（注：奶奶）送饭。你阿爸的事别让她知道。”喜月对责任很麻木，眼珠子没有转动的迹象。少芬老婢皱皱眉，平日伶伶俐俐的，那么听话，现在成木头了？说着去拉喜月的手，不禁“呀”地叫了一声，喜月的手冷如冰，硬邦邦地。病了吗？大伙七嘴八舌地说：“吓坏了，先弄点吃的吧。”

女人心肠热起来，手脚也快了，饭呀粥呀大碗小碗地端来，墙角小瓷缸里掏些咸菜。喜云和喜宇抹过鼻涕的手接了汤匙，呜咽的嘴塞得满满实实，抱着碗吃喝得毫不犹豫。肚肠得了安慰，脑里断下的一截又有了连接的迹象，咀嚼声里含糊出点眉目来。早先有个人把阿妈喊走了，她只来得及把割来的猪草放墙角。“阿爸在城里回不来了。”是那个人说的。

“回不来”是什么意思？命保得住？再问，两个囡仔嚼着饭只是哼哼，在努力吃与努力回答间疲于应对，弄得吃没吃好，说也说不清楚。

“吃顿饭洗个澡都去睡吧。喜月，你是大姐，饭舀了给阿嬷送去，把鸡和猪也喂了。”心肠再软，各家也还有一摊事。交代一阵，寨里人慢慢散了。

屋里静下来，喜月眼珠在屋内四处轮转。阿妈不在，阿爸不知会不会在，阿弟和阿妹吃着饭，别人送来的饭，屋里好空啊。喜月揉着眼皮，她的眼皮麻麻的，像两张面皮搭在眼睛上，湿湿的，重重的。她站起身，扶着发麻的膝盖，动作又缓慢又安静。她开始掏糠，给鸡和猪拌食，从头到尾，动作和喉咙同样沉默。喜云和喜宇“大姐大姐”地喊，她头都没歪一歪。喜月记起了平日里要做的事，阿妈不在，所有的事就是她这个大阿姐的事。

平日里要做的事，喜月一件一件地做，很慢，可是很有条理。

慢慢地，月亮起来了。

月亮挑在祠堂一个高高翘起的角上，清澈、银凉、安静。湿漉漉的井沿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光，月光更加清澈、银凉、安静。阿嬷的饭送过了；母猪半张张嘴打鼾，身子缩着，满足于猪圈又暖又臭的一角；鸡把头半蜷在翅膀内，蹲出事不关己的姿态；喜云和喜宇在草席上沉沉入睡，小肚子一鼓一伏地，是没心没肺的均匀。

喜月坐下，坐在天井的墙边。

溜子的影子从月光上浮进来。他倚着灰黑的墙坐下了，和喜月并着肩。

“喜月。”坐了一会儿，溜子唤了一声，小心翼翼地。喜月不出声，头偏过来，眼里的月光有盈溢的迹象。溜子盯住屋子中那粒灯火，像一颗泡过水的豆子，绵软、暗黄色。“喜月，你害怕吗？”溜子问，声音和那粒灯火一样发软，“会害怕的，我知道。阿妈死的时候，我就很害怕。”

喜月身子在冷风里抖了一下，她转身揪住溜子的衣袖：“溜子兄，看起来凶不凶，你阿妈躺在祠堂帐布后的时候？”

白帐布，巨幅的白帐布在月光下升起，缓缓的，没有声音，飘进祠堂。一个人要是躺进祠堂大厅里，就是死了。白帐布拉出溜子和喜月永无法想象的角落。白帐布撤掉的时候，就是送完葬了，寨里的囡仔结成群摸进祠堂大厅，就只看到暗红色的地砖。喜月对着地砖恍惚，白帐布后就是这暗红色的地砖，她是不相信的。不记得白帐布在祠堂挂起过多少次了，记事起到现在，喜月数不过来，并为之忧伤不已。

祠堂正对寨门，每每祠堂挂起白帐布，寨里的囡仔就不敢去寨门前跳格子、捉迷藏，对蜷在寨门一角的傻丁也失了欺负的兴致。踏进寨门，腿总抖着，头也低着，白帐布是不敢直视的。头勾得再低，脊背也发僵发凉，白帐布后的神秘在囡仔们的恐惧里愈加神秘。现在，阿爸也要躺进那神秘里去？他总是牛一样吼不听话的喜字，一天内挑了满满一屋子稻草，用大勺咕咚咕咚往肚里灌冷水，还是上个月的事。阿爸会躺到白帐布后，再抬到山上，然后埋掉？喜月眼里的月光化成滴，滴垂成行。

“不凶，一点也不凶的，”见喜月掉泪，溜子轻扯住她的袖角，说，“那年，阿妈躺在帐布后，我和阿爸守在里面。我看阿妈闭着眼，睡得很沉的样子。”

“你和阿爸要守着你阿妈？她是害怕吗？”白帐布后的事情，喜月又恐惧又好奇。

“不是，阿爸说人那样就什么也不怕了。是守灵，不时要上香拜一拜的。顺老伯说要看紧猫。”

“猫？”

“就是猫。”溜子双颊皮肤发紧了，眼前有猫的影子，溜子说，“不能让猫进去，千万。猫要是从棺材上跳过去，棺材里的身子会坐起来，直直地，会睁开眼睛，也是直直的。”

月光冰结了，在皮肤上凝成粒子，喜月双手一抱臂，摸到粗糙的一层。油灯昏黄出诡秘的味道和影子。溜子的舌头在自己的话里打结，颤抖出不成形的声音。

回家时，沿巷许多窗口都睡了，暗黄的光合了眼；月光下，墙上的苔藓也像有



了鼾声。溜子急走过被月光晕得灰蒙蒙的巷子，鼾声突然停了。寨外池塘里青蛙呱呱的叫声和自己沙沙的脚步声相和相撞，响得让人吃惊。走过祠堂门口，皮肤揪紧、发麻，一阵一阵地。溜子抑制住望进祠堂的又强烈又恐惧的愿望，加紧步伐。脚步声一阵追着一阵，令人生疑。背后有人跟着，跟得很急。疑惑清晰之后是更深的疑惑。

顺老伯住在祠堂里，顺老伯住在祠堂里……揪着这个念头，溜子像揪着绳子，一路狂奔。

双脚被门槛猛一磕，溜子在疼痛里回过气，抱着门框换气。换过气，溜子就猫下身，顺着墙角，往里屋溜。今天的阿爸不比往日，吵醒他怕是要挨骂的，这么晚了。

“锅里热着饭。”声音从暗处扔过来，又突兀又沉闷，刚平下去的气又剧烈地起伏，溜子差点跌倒。顺声音望去，才发现红红的火星，在暗处一明一灭。阿爸还在抽烟，阿爸说，“在灶台前锅里，你阿嬷省下的。”

阿爸的话和声音还是这样怪，没有哈哈，没有笑意。可毕竟没有骂的意思。气顺了，溜子直起身，在黑暗中奔向灶台，干脆、准确。饭的芬芳在黑暗里晕染出一圈圈的波纹，溜子那把团芬芳抱在怀里，淋了点酱油，头就埋到碗里了。

“怎么样？”今天，阿爸的话总是这样没头没尾。一口饭哽住喉，溜子的脖子伸向阿爸的方向，伸出询问的姿势。阿爸看不到，但阿爸知道。因为，阿爸又问，“喜月家怎样了？”阿爸的声音突然生硬了。

半口饭含在嘴里，声音又含糊又犹豫，溜子说：“喜云和喜字哭了，睡了，喜月不说话。不知她阿爸怎样，有人说在城里什么……什么院里。”

“装点番薯、冬瓜，明天送去喜月家。”烟头猛闪了一下，很亮，阿爸说，“几个囡仔，一个老人，多装些。”溜子看到，不，感觉到阿爸的笑皱了，皱到额头去，纹很深，很硬。

“哎。”溜子应着，饭在他欢快的声音里再次芬芳。溜子激动出温情的胆量，他想和阿爸好好说点话，找回阿爸平日的声音。但阿爸短短地吩咐着：“扒了饭，快睡觉去。”溜子温情的头在阿爸的严厉里缩回去。

5

秋柳回寨时，寨里人已经在林树春的事里云遮雾绕了三天。

秋柳头发蓬着,不用问,寨里人知道事大了。多大的事秋柳才会任头发蓬着,寨里人没有可猜测的准点,反正自秋柳嫁进溪里寨,就没见她的发蓬过。看不见乱发下的眼,乱发下是两个浓黑的印,浮在秋柳刷白的面皮上。秋柳的脸成了张面具,僵硬、惧人,没有人气。

回来时,秋柳直跨人家门,凌乱地往布包里塞衣物,边凌乱地对喜月交代,关于猪的鸡的,关于阿弟阿妹的,还有阿嫲的。就是没有阿爸。喜月嘴欲张未张地想插句话,可阿妈凌乱的话严丝密缝,喜月的声音一出口就被撞回来。阿妈的目光散在凌乱的衣物上,冲她摆手,又着急又不耐烦,把她和弟妹赶出门外。

邻居一个接一个进门,热情、揪心、急切,朝阿妈凑过去,阿妈就半低下头,嘀咕一阵,声音又低沉又含糊。趴在门框边的喜月觉得阿妈的话像鱼吐出的泡泡,一串串,只听到声音的形状,听不到实质内容。不过,听了半天没有实质的内容,喜月提炼出最实质的内核:挂白帐布的事,没人再提了。这些天寨里人口里含得最多的祠堂、白帐布,化了,影子也没了。

秋柳很快又走了。出寨门时,比进寨时多挎了个旧包。

喜月看见,阿妈绕过池塘,阿妈像她名字一样的腰僵了,薄了,连扭的迹象都没有了。后背贴着的那片阳光,看起来又冷又硬。阿妈就背着那片阳光,顺小路走远了。喜月知道,小路是通向进城的大路的。小路很远,溜子带喜月走过,走了半天还望不到头,就回来了。小路尽头的大路又有多远呢?喜月的思维在大路上模糊了,一阵刺疼在模糊里尖锐起来,拇指已被割去半个指甲,镰刀半埋在猪草里,和喜月一样不知所以。

拇指缠着团破布,渗出的血干了,暗黑暗黑,破布有一种脏兮兮的硬挺。喜月切菜、淘米的时候就高高地翘着拇指。喜云不笑了,晓得带喜宇到外面耍,耍累了就扯住喜月喊饿。喜月一急,指头碰了水。凉水如刀,喜月捏了指头吸冷气,狠狠地训弟妹,边招呼他们先啃番薯。

“别吃生番薯。”溜子来得有点戏剧性的及时,这时寨里人的午饭陆续上桌了,戏剧性是溜子掐出来的。他笑着进门,捧一个大碗,说,“有刚烤好的。”喜云和喜宇恰到好处地在溜子的话出口时抢过碗,手里的生番薯滚到脚边。

“喜月,手别沾水,”溜子挺直胸膛,挺出承担的意思,说,“猪食我来拌。”然后弯下胸膛,把木桶移到跟前,拿了勺搅拌,又卖力又笨拙,屁股高翘,整个人像要钻进高高的桶里。

“溜子,你快回家。”喜月拿起另一只勺子,说,“你要给你阿嫲送饭,还要和你



阿爸去瓜棚。”

“没事。”溜子仰起脸，乌溜溜的眼珠在桶沿骨碌了一转，“阿爸让我来的。这几天，阿嬷的饭由他送。我还可以不去瓜棚，阿爸说他能像哪吒，变出六只胳膊，忙得过来。”

6

猪的午饭有了，人的午饭也热闹了。里二巷最闹。

里二巷的再旺家又吵了。

有人端了稀粥出门，倚了门框边听边呼噜。

再旺低沉地吼，少君尖锐地嚷，什么东西倒了地，是另一种沉闷的声音。定是哪张破凳子烂椅子在少君手里被推倒了。撒泼扔家什，再旺不干，再旺是大男人。少君扔得狠，扔得痛快，心里的轻重却掂得清清楚楚。碗呀碟呀的从未在她手里碎过。碗碟扔了就碎了没了，少君不犯傻，日子还是要过的，扔了不得重置？因此，再旺家的吵闹，除了少君的声音尖，其他的都沉而重。

兴仔坐在门槛上，用心地扒着蛋炒饭，扒出缭绕的香味，双眼睁在碗沿外，落在阿爸阿妈身上的目光木木的，看他们发怒出牛顶角的姿势。

阿妈的碗筷刚摆上桌，阿爸就盛满一碗蛋炒饭，压得实实的，喊兴仔给秋柳婶家端去。阿爸说：“没个成人在家，几个囡仔只有啃番薯。”

按着桌沿，阿妈跳起身，抢了兴仔手里那碗饭。腿脚不便的阿妈动作这样灵活，超出了兴仔的想象范围。他只觉手一轻，碗就粘到阿妈手里去了，牢牢的。阿妈点住阿爸的鼻子，大骂：“好得很，会替别人操心。家里的事，不见得这么操心过。”

阿爸眼里的红一丝丝网起来，盈满眼眶的时候，他立起身。充满红丝的声音也立起来了。

“看看这张面皮，比寨墙还厚。”阿妈的手指头碰到阿爸的鼻尖了，阿妈一长一短脚跳起，身子一上一下的，阿妈的声音一顿一顿地向上扬。兴仔知道，现在巷头的四婶和巷尾的容嫂，都能听见阿妈的声音了。兴仔也知道，阿妈是要让人听到这声音的，听见她把阿爸的声音压得下去，压到别人听不见。

接下来会怎么样，兴仔太熟悉了，熟到懒得再抬眼皮的地步。兴仔转身，进

屋，盛了饭，在门槛坐下，先吃起来，吃得很从容，阿爸阿妈这一吵不是两句三句就了事的。

兴仔也想给喜月送饭，蛋炒饭多香，兴仔最喜欢吃的，不过送给喜月他是乐意的，多少都行。只是，现在他不能送出去，阿妈会打他，扫帚举得高高，落得重重的。阿妈讨厌秋柳婶，一向就这样。兴仔想，阿妈其实看错人了，秋柳婶见了人就笑，笑得很轻，嘴角弯弯，月牙一样让人舒服。倒是树春叔现在总沉沉的，让人害怕。树春叔以前不这样的，这次，他的脾气和他的身子一样，被摔坏了。兴仔嘴里嚼着饭，脑里嚼着这个念头，觉得大人最奇怪了，就像阿爸阿妈，吵了，摔了东西，好像就安心了。

阿爸卷了支烟，塞在嘴里，不应阿妈的话，转身出门了。阿妈的声音一直粘着他的背，跟到巷口，又尖又长的。

阿爸出门了，屋里静下来。兴仔一碗蛋炒饭已经下肚，抬脚也要出门。他知道，和阿爸吵嘴后，阿妈要不还要细细骂一阵，要不会低低哭一阵的，兴仔不想听。

阿妈却叫住了他。

“给喜月她们送去。”阿妈端了一碗蛋炒饭，比阿爸盛的那一碗压得实，堆得高。

“阿妈……”兴仔要开口问的。

“多话！快点！”阿妈大喝一声，兴仔就不开口了。开口就招一顿骂，兴仔没那么傻，反正蛋炒饭他自己吃得足足的，反正饭送给喜月，他是欢喜的。他想好了，进门后自己帮喜月分，分成三份，喜月、喜云、喜宇，每人半碗，分得匀匀的。他要是不分，饭保证让喜云喜宇这两个饿死鬼抢光了。

7

半个月后，林树春回溪里寨。

几个月前竖着走出去的树春是横着进寨门的，横在木板上。载着树春的手推车刚停在寨前，寨里的男人就围了一圈，把他托起来，连带着身下的木板、身上的棉被，七手八脚地，吆喝着，喊着这边别碰了额，那头注意撞门框了。其实不必的，林树春的身子已经瘦掉半个，这么多人托着，都感觉不到重量。